

对下一代的观察,我的头号样本,是我哥的独子。

我哥随母姓戴,爱侄跟进,他在北京高校获硕士学位后,成了北京微软的软件工程师。我尝试称他戴工,他淡淡接纳,对其中逗趣式的奉承,概无反应。

戴工两岁,从北京来上海,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多年。不到三岁就喜好斗智,在公园骑了木马,回家路上,懒得步行,要抱;遭拒后,立即强势趴地耍泼。该他倒霉,他叔叔也是这样长大的,深得其中三昧。料定戴工正在后面再三抬脸观察,只要视线里没了我,准起身哇哇地哭着追来;以后,这招就废了。我朝前走不回头,故作残忍,最后几步,还是担忧的。戴工若有胆不按常理出牌,输的一定是我。两岁的戴工,若能识破这点,以后众多权威一并归他,无话可说。

随戴工一起成长,我意识到,长者若以己之经验,倚老卖老地去规范下一代,多半低效。青年行事,常没有耐心和习惯去站在前辈的角度,既考虑你、又考虑他。若一定要以自身的阅历,追着去教诫年轻人,有种狼狈或会等着你。就像在林子里逗鸟,被你一呱噪,鸟儿从身体里挤出若干湿湿的类似涂料的物质,你可以听到它们飞离时的坏笑。假如日常,从这位长者身上,较难发现一点高尚高明高级高贵,那就更免谈对年轻人有什么魅力了。不少长者,一般不会迁怒于自己手段的平庸。不思进取的,不一定是晚辈。

戴工这一代,对贵贱尊卑长幼等级,并不像他的前辈们那么敏感。我们这代心照不宣的一些虚荣,在戴工眼里或真心不以为然。在长达十多年的高考亮灯提醒模式中成长,他们刚出校门时,看事如应试,是非分明、正误第一。对左道旁门,口是心非,以及人际关系的机关暗道,非常不屑。直到一系列职业和家庭重任,真正需要他们自行担当时,才时有反省。以我对戴工的长期观察,他的处世观,远非父辈模式的简单加减,倒是同代人给予的树林式互相刺激,对他更具影响。处世观,不会人人一律;其形成,除了个性等诸多因素以外,受家德以及家庭资源丰薄的影响很大。

哥嫂均以知青身份,考入北京高校数学专业;他们身上既有清教徒式的学院气质,又有所学专业以推导来寻求真理的习性。父母的这些取向,在早年戴工身上有所体现。他曾作为京城少年黑客,上过当年央视的《实话实说》栏目。面对大牌主持人设有陷阱的提问,八九岁的戴工,十指交叉,侃侃而谈,一旦发现中了主持人的圈套,就开心大笑。后来,戴工并没有头套丝袜,继续在网络世界飞檐走壁。这和他早早匍匐于高考阵地,以及父母担心偏科,不无关系。

戴工终于各科均衡,个人自然是实现了新三好:好成绩、好学校、好工作。

观察戴工

郭峭峰



但我总觉得,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个天才的程序设计师。

戴工婚后来沪探亲,爷爷在饭桌上严厉批评了他,因为他忘了去医院探视曾经悉心照料过他的奶奶。记得高考之前,在和我的交流中,戴工对自己父母偏重揭示局限,忽视了父母很多难能可贵的优异特质。同时,他对父母的感恩意识,也久未激活。

戴工从上小学起,就和父母玩着警察与小偷的游戏。每次听到父母出门的声音,即刻心花怒放。在他小房间的桌面上,摊满作业本和课本,他的注意力却都在拉开的抽屉里。里面翻开着航空、航海、兵器、舰船、盗墓、星相等杂志,那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。父母迫近,他就推闭抽屉,一面孔思考作业的深刻。

一个人,他的行为自由和父母的存在对立,且十多年如一日,亲情觉得寡淡应是大概率。在监督孩子的过程中,有无让他们心悦诚服的家长呢?我小时候楼上有位邻居,比我小一岁,他母亲是儿科主任医师。这位母亲有方法,有威望,她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,的确像是朋友。她八十多岁时,拒绝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,只是保持微信互联,高度尊重两代人的独立性。

转眼,戴工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。那个生活上马马虎虎的少年,现在经过厨房里开着的微波炉,定会弯腰而行,避开他理解的辐射伤害。犀利深刻的洞察能力,遇阻绕行的前进方式,不喜冲撞的待人接物,构成他含蓄的日常姿态。

戴工的父亲英年早逝,父亲罹患绝症后,戴工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慌张。父亲追悼仪式的尾声,黑龙江山河农场在京二三十名年近七十岁的战友,横列户外的寒风之中,垂手相握,目送战友。这些昔日知青,从已然苍老的喉管里,发出响亮而不无克制的集体呼喊,向生命的终结致礼,请自己的兄弟走好,闻者无不动容。父辈战友的最后一遍呼喊落下,我看见戴工脸上,有着超然的肃穆。他内心之强大,他对生死的淡然,让我疑惑和震撼共生。

戴工父亲的遗体在火化前,需要等待。一排焚化炉前,亲人们都在灵柩边上。戴工去买了一瓶水回来,他的双层大大翕开了,他看见刚才安放父亲灵柩的四轮担架上,已空空无物。就在这一刻,他突然失控了,在这个生离死别的厅堂,戴工是唯一的情绪崩溃者。

他终于意识到,真的永失那个愿为他做一切的男人。不可复制的过往,以全新方式,开闸般涌入他的记忆。父亲,作为一个高大男人,第一次在他心里站立起来。此生,他们父子间,尚未动用过一次爱字。

从这一天起,戴工和叔叔之间的代际差别,变得略微模糊。戴工的外形,越来越像他的父亲。

夜光杯

父亲好酒,更喜好身旁有儿女伴酒。

冬天是父亲最好的饮酒时光,冬酿的米酒亦应市了,尽管父亲平时饮那种高粱白酒,但到了冬天,他更倾情于农家自酿的米酒,价廉,也上劲,薄醉微醺时百节百骸的舒服。街巷里时常有卖酒的农妇村夫吆喝着走过,所以父亲的米酒是不会断档的。倘不是冬季,拷酒的差事大抵由我担当,就在天妃宫桥堍的小酒店沽来。每去,父亲会嘱咐一声:“四十六度,一角钱放支‘炮仗’。”我后来会意,四十六度是低次的白酒,一角钱可拷二两,正好一小瓶,形同一枚炮仗。现在每念及父亲当年常吃的蹇脚酒,不禁眼眶湿润。

父亲吃蹇脚酒,心境却甚是豁达,他对佐酒菜是不苟且的,水产多半自己亲自采购,我便多次陪同他去城外的河边购买。我家住娄门和齐门交会处的跨塘桥畔,出两座古老的城门距离不远便是河网密布的水乡。父亲带上我,沿着城外的河岸一路觅去。是时晨出打鱼的网船

为父亲伴酒

吴翼民

络绎归来,有的拍打着鸣榔,有的吆喝着鹭鸶,鹭鸶在水面上起落飞舞,不忘谢幕前的殷勤,每有斩获,渔人从它嘴里取下鱼来,塞一点不知什么食物,它便再度飞舞起落,这时加上看热闹者和前来买鱼虾市民的啰唆,河道和河岸顿时热闹起来。父亲说,这些网船是从阳澄湖等湖泊归来,鱼虾是外湖货,特别鲜活,价格又不贵,现买现烹,做下酒菜最好。父亲在河岸上手搭凉棚观望着他熟悉的网船和渔民,不一会就望着了,就呼喊起他们“阿金、阿根”等名儿,问起了货色。待网船泊定,他就撩起长衫趋去。阿金阿根们就一报上舱里的收获,父亲听得分明,迅即要定了其中的货色,说:“半篮小串鲦和两条‘花花媳妇’我要了。”我当即感到诧异,怎么鱼类中有名叫“花花媳妇”的?渔民跷起大拇指赞



风雪雀鸣

(摄影) 汤青

你看你看,他在恶作剧

程国政

摸摸手,所以警察的鼻子、双手一色泛着光。

网络上,对这尊雕塑的理解,至少有两个版本:一个是《捉弄警察的叛逆少年》,另一个是《狙击者》,所指都是同一尊雕塑。雕塑由比利时艺术家汤姆·弗兰岑创作。弗兰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紧张、抖擻不已的

瞬间:阴暗的下水道口突然伸出一只手(这位恶作剧者肯定是听了半天脚步声,并且熟悉警察鞋子发出的声音特点,才能如此迅捷、准确),抓住警察脚脖子;胡子修剪得很体面、穿着帅气大髦的警察眼看就要扑倒。警察所占的比例约五分之四,而恶作剧者顶多五分之一,“一伸手”的情景像极了拿破仑和士兵讲的故事里的那颗马掌钉。

这尊雕塑对瞬间的描绘,有着毋庸置疑的思想深刻性。可是,每一位千里万里而来的游者,看到它,第一反应就是“你看你看,要倒了!”“真可怜!”“还有这样恶作剧的?”“太好笑了!笑死我了。”“吓人哦,走着走着,被人这样!”……疏朗空旷、建筑零散的街道上,我们在方形水泥砖铺就的人行道上,绕着雕塑近看远观,就听见人们欢声笑语、蹙眉



巍岷生暮霞。”

应该去那儿,看看。

仓库

总有一些房

子,很远,也很近。

那是一些被叫作仓库的空间,一个又一个,在郊外的路边和田野之上,也在很大很大的蓝天白云之下。一眼看去,总有一种淡淡的粉灰,覆盖在绿色的树上,

与黄色的草上。有时,有一些车辆进出。有时,没有。

但是地上,不会没有蚂蚁。

一个很大的平房,少有楼房,很大,也很空。人在外面,总不想走。很久很久,里面会有一两下金属重器碰击的声响传出,很轻,有时很响,一个音量大过了房子本身。

鸟儿飞过了,黑白两色,像是自己的重量。

小笕箕里的快乐

刘 茜

它与超男一人买了一个,一束光打在小笕箕上,熠熠生辉。我把小笕箕带回家,随意放在餐桌上,有事忘了收拾。第二天早上,我给老公买了三个包子,他吃了两个后,把剩下的一个包子放在了小笕箕里。放置在小笕箕里的包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小时候,我们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。院里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有十来人。白天,有时趁着父亲母亲不在,四合院小坝就成了我们玩耍的天堂。男

它来做什么?”超男说完,把笕箕扣在头上,她眯着眼:“像不像西瓜帽。”看着她滑稽的模样,我不禁捂嘴而笑。现在的小孩一定不认识笕箕,小时候母亲煮干饭时,专门用来沥米汤。没想到,如今,竹编手工艺品又成了时尚。

我也选了一个小笕箕,偏着头望向超男:“超男,你说,我买回去做什么?”超男眨着双眼:“拿回去,放在书房,放笔,放手机、放小饰品,书页上泛起竹香,多诗意。”我笑着说:“这个主意也不错。”

道:“吴先生懂窍门,‘花花媳妇’和小串鲦酿酒最是鲜美,又最便宜实惠。”父亲忙掩饰:“岂是贪图便宜?实在这种鱼酿酒最灵。”

接下来是母亲的忙活,她要杀鱼,要烹鱼,譬如这串鲦必得油余成小熏鱼,“花花媳妇”则宜红烧。不多时,以鱼鲜领衔,四五样荤素小菜一一备妥,父亲像个孩子样欢声嚷嚷:“吃酒啦,好米酒好小菜喽——”一边嚷嚷,一边向我等兄弟姐妹使眼色,示意我等兄弟姐妹围拢过来,伴他一道啜酒。他此时是不便明当明让我们上桌作伴,得回避母亲和祖母的眼光,因为祖母定的规矩,小孩子是不可上酒桌的。是时祖母

似眼开眼闭,母亲也顺水推舟,她们明白父亲这些年受过诸多挫折,日子横竖不顺心,且让他在家里喝个酒,解个愁,跟孩子们一道欢娱舒心点吧。

父亲几口酒下肚,情绪明显愉悦起来,便挨个儿给孩子们搦小菜,一只虾一条小熏鱼的,偶尔还会举起酒杯让我们小品一口,当然喝米酒是多数,倘喝烧酒,只是筷子蘸上一蘸。他说,男孩还是要学会喝点酒的,将来对人际交往应酬还有纾解心境有好处,几杯酒落肚,什么烦恼都散去吧。说时他脸上有些苦笑,遂撇开话题,说起了《三国演义》里相关喝酒的故事——曹阿瞒煮酒论英雄啦,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啦,周公瑾伴醉赚蒋干啦……话题到此,他酒兴愈益地浓了,给我们搦菜的频率愈益快了,几乎把下酒菜全部搦光,这当儿母亲一边笑着数落我们“绕台脚(意即绕着酒桌不离去)”,一边从厨房端来热腾腾的续菜。

这时屋内气氛暖洋洋的,不觉屋外天井飘起了雪花……

莞尔,唠唠嘈嘈,可谓情状摇曳,欢乐不已。

有人说,弗兰岑创作的这座雕像,暗寓同胞漫画家埃尔热描绘的同款警察,埃尔热创作了“丁丁”,丁丁四处历险,也有个警察收拾他。于是,弗兰岑把这尊雕塑的警员编号换成了“22”(埃尔热笔下的警员编号为“15”)。

雕塑体积不大,但名气越来越大,现为全球25座最具创意的雕塑之一。

快意的瞬间被定格为凝固的青铜雕塑,参观者身临其境,心情立刻万花摇曳:同情心满满的人,立刻想上前扶持;被生活鞭打的人,眼方见口即念“快倒快倒,咋还不倒?”天生幽默的人,上前说“最美就是欲倒时”;而孩童的反应最为直接,先是蹙眉,然后喊:“妈妈,警察叔叔被拽住了,快!快去把那手扒开!”

每一位过路人都被雕塑的幽默“点了穴”。

说实话,我宁愿雕塑被叫作“捉弄警察的叛逆少年”,生活不必太沉重,少年的时代总是轻松可爱、调皮捣蛋的,就这样保留幽默感、记住那位叛逆的少年,挺好的。只是,您别蹲下身凑近看那位年轻人就好:生活不易,幽默一点,诗和远方其实就在眼前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